

长篇小说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
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当青春的旋律中写满了苦难音符，只有勇敢者在高声歌唱。

青春梦

周清◎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青春梦

周清◎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春梦 / 周清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43-5463-8

I. ①青…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9141 号

青春梦

作 者	周 清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463-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1
第三章	021
第四章	029
第五章	038
第六章	044
第七章	052
第八章	060
第九章	067
第十章	074
第十一章.....	084
第十二章.....	088
第十三章.....	096
第十四章.....	105
第十五章.....	116
第十六章.....	125
第十七章.....	134
第十八章.....	146
第十九章.....	157
第二十章.....	164

第二十一章..... 173

第二十二章..... 180

第二十三章..... 187

第二十四章..... 196

第二十五章..... 205

第二十六章..... 211

第二十七章..... 222

第二十八章..... 231

第二十九章..... 240

第三十章..... 251

第三十一章..... 257

第三十二章..... 270

第三十三章..... 277

第三十四章..... 285

第三十五章..... 293

第一章

日落西南峰，断霞抹残红。苍穹中浮云叆叇，暮色渐浓。

今天的活安排得巧，收工早。晚饭后，工友们出去逛街的逛街，在宿舍里打牌的打牌。胡元虎知道，去逛街，免不了要花钱；打牌，总有输赢，他不想赢人家的苦力钱，更不想输自己的血汗钱。他端了张从工地上捡来的废木料自制的小方凳，坐在工棚前的场地上边休息边想心事。

“元虎，一个人在发什么呆呀？”

见是牛雨顺来了，胡元虎站起来朝他笑了笑。

牛雨顺继续说：“明天褚仕伟要来工地了。”

“褚仕伟？他怎么有空来这里？”胡元虎疑惑地看着牛雨顺，猜想褚仕伟可能是来玩的吧。

“他来打工。”牛雨顺边说边观察胡元虎的表情。

“打工？你说他来打工？”胡元虎感到惊奇，仿佛听到谁家的公鸡下了一个蛋似的。

“是的，他也要来打工了。”牛雨顺重复着说。

“他不是在工厂里当卡车司机吗？”

“他上班的那个工厂倒闭了。”

“噢。”胡元虎若有所思。“他细皮嫩肉的，来了能吃得来苦吗？他是高中生，他爸又是村里的副主任，况且已经结婚生子，怎么想到也来打工了。”胡元虎说到后来就变成了自言自语。

牛雨顺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大概他看到我在外面打工挣了几个钱，就认为外面的世界真美丽。”

“嗯，也许是吧。”真是冤家路窄，胡元虎说完低头沉思。

牛雨顺看出了他的心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褚仕伟这人还是不错的，不像他妈。”

“嗯，这我知道。”胡元虎点点头说。

“他来了，你们俩要搞好关系，不能心存芥蒂。”牛雨顺终于表明了来意。

“我知道。”胡元虎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平静。

“这我就放心了。”牛雨顺说完，转身回宿舍去了。

牛雨顺走后，胡元虎重新坐下，想理顺一下思路。这时，大概有人出错牌想反悔，宿舍里打牌的吵闹声一下子大了起来，这就打乱了他的思路。天完全黑了下来，风也大了起来，他感觉有点冷，毕竟快要进入冬季了。他端起小木凳向宿舍走去，脚步有点沉重。

工友们都出去了，宿舍里静悄悄的，偶尔有其他宿舍打牌的吵闹传过来。他脱掉外衣，钻进有些潮湿的被窝。他把头枕在手掌里，目光茫然地望着上面脏兮兮的蚊帐顶，接着想刚才的问题。想着想着，两年前与褚仕伟他妈一场争吵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五月，正是春暖花开，农民们忙着春耕生产的季节。有一手好瓦工手艺的胡元虎却为没活干而在家里发愁，父亲胡福林看他不出去干瓦工活，又不下地干农活，就朝他说：“活是要出去找的呀！你不出去找活，活难道会找上门来？真是死脑子。”说完，扛着农具、虎着脸下地去了。

父亲出门后，胡元虎在家里生闷气。

胡元虎的面相像娘，看上去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可性格却秉承了父亲的血统，耿直、固执。但在心平气和的时候有时也会心细得像根针，这又有点像娘。他生了一会儿闷气，想想父亲刚才的话虽然重了点，但也不无道理。想到弟弟还在读书，自己应该为家庭多担点责任，就想去地里和父亲一起干活。他正想去屋后的杂物间取农具时，在灶间忙碌的母亲喊了起来。

“元虎，我们家菜田里有几只鸡在吃菜，好像是褚家的，你去把它们赶走。记着，赶走就好，不要伤了它们。”韦玉英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

“又是他家的！”跑到后门口的胡元虎呼地转过身。慢慢消去的闷气忽然变成一

股火从头顶蹿了出来。

“元虎，赶走了就好，不要伤了它们。”听儿子说话重，娘不放心地又叮嘱了一句。

胡元虎根本就没有听清娘后面的话，他奔到屋前的场上，火气冲天地在屋沿下拾了块断砖，使劲向菜田里的一群鸡扔去。随着噗的一声响，一群正在悠然啄食的鸡呱呱呱发出一阵惊叫，飞的飞、跳的跳，向东逃遁而去。其中一只逃得最慢也是最大的老母鸡逃到东面方家场上时就跑不动了，随着几声低沉的惨叫，扑腾了几下就不动了。

胡元虎看到有鸡被扔死了，知道不好，这下闯祸了。刚才还是火冒三丈的他，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赶快逃回了家。

灶间里听到惨叫声的韦玉英知道儿子可能把人家的鸡给伤了，想出来看个究竟。刚出灶间，就见儿子神色慌张地走进门来。

韦玉英小声问道：“元虎，你把人家的鸡给打伤了？”她根本就没想到儿子会把人家的鸡给扔死。

“谁叫它们经常到我们家田里来糟蹋的。”胡元虎气呼呼地说，但气色明显有些害怕，他知道林三妹是个不好惹的角色。

这时，东面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叫骂声，一听便知是林三妹。

胡元虎家的东边紧邻是方家，方家的东边是褚家。褚仕伟的父亲褚石泉在村里当副主任，大小是个村官。褚副主任在外面风风光光，人模人样，可在家里却很少有他说话的份。他在副主任的位置上已经有些年头，既跌不下来，也升不上去。跌不下来的原因是他工作认真，不犯错误；升不上去的原因就说不大清楚了。可有一点，大家有相近的看法，认为与他的老婆林三妹多少有点关系。林三妹在娘家兄妹三个中排行老三，父亲给她取名叫三妹。因为她是老幺，父母和两个哥哥都宠着她，所以她从小就刁蛮任性，甚至有点霸道。

“是哪个挨千刀的把我家的老母鸡给弄死了？”声音惊天动地。林三妹边骂边来到了死鸡旁边。她两手叉腰，摆开了架势。

方家人刚才听到了鸡的惨叫声，现在又听林三妹在撒泼骂人，心里不免害怕起来。虽然不是他家闯的祸，可鸡死在他家的场上，担心有嘴说不清，就躲在家里大气也不敢出。方建国的老婆陈美芳担心惹祸上身，心里忐忑着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这一举动就弄巧成拙了，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林三妹一开始就怀疑是方家人所为，可又想不大可能，方家人胆小怕事，平时对他们褚家一贯巴结示好，即使鸡

到他家地里糟蹋了菜，谅他们也不敢伤害它们。此时看到方家的大门关了起来，想到十分钟前还看到方建国站在场上，就认定弄死她家鸡的人非他莫属了。

“方建国！关什么门？关了门就没事了？”林三妹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方建国所为，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看到方家人躲在屋里不出声，林三妹又气又恨，尖着嗓子提高声音继续骂：“方建国！你这个没良心的！有种你给我滚出来！躲在家里算什么英雄好汉！平时老娘哪里亏待了你们？你竟敢弄死老娘家的鸡！”

叫骂声引来了一些看热闹的乡邻。林三妹看到人多起来，就孩子卖乖似的摆出一副受害者的腔势，跺着脚，一手叉腰，一手举着，越骂越生气，越骂越起劲。

受了莫大委屈的方建国在屋里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一边怪妻子不该关门，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大门打开，来到场上说：“林三妹，你怎么说是我把你家的鸡给弄死的呢？我怎么可能弄死你家的鸡呢？我就是有十个胆也不敢呀。”方建国看着怒气冲天的林三妹和地上的死鸡，一脸的委屈，急得面孔也变了色。

“鸡死在你家场上，不是你是谁？不是你，你心虚什么？关什么门？今天你不赔鸡，老娘我跟你没完！”林三妹看到越来越多的乡邻，仿佛看到越来越多粉丝的明星，骂得更加起劲。

不知就里的乡邻们窃窃私语起来。

“你看，她家的鸡和她一样嚣张跋扈，到处乱吃别人家的庄稼和蔬菜，现在遭报应了。”一直看不惯林三妹的老张头说。

“方建国也真是的，平时胆小怕事，今天怎么啦？看来，他今天遇到灾星、惹上事了。”一个穿花格子衣服的年轻妇女轻轻朝另一个妇女说。

“病猫也有发威日，不要看方建国平时不声不响，惹毛了他，也是有脾气的。”一个平时和方建国走得近的中年男人说。

“我看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你看方建国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他不是说没有弄死她家的鸡吗？”一个平时喜欢打抱不平的老者说。

.....

一开始，胡元虎和韦玉英躲在家里大气也不敢出。胡元虎倒不是怕林三妹，他担心的，一是免不了要把父母也扯进去发生一场纠纷，二是有可能还要赔人家的鸡。尽管林三妹家的鸡干坏事在前，可毕竟她家死了鸡，所以事情就难办了。胡元虎没有想到，林三妹会把动静闹得这样大，而且把事情冤枉到了方建国的头上，知道自己不该再躲在家里了，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敢作敢当。韦玉英一开始听到林三妹在撒

泼骂场的时候就想出去把事情说清楚，可被儿子拉住了。现在，看把事情闹大了，见儿子要出去，就和他一起坦然地走了过去。

“你们都不要吵了，鸡是被元虎扔死的。”韦玉英走近方家场上的时候说。她声音不高，面色凝重，一副凛然的样子。

又气又怕又急的方建国正有理说不清、六神无主、无可奈何的时候，看到韦玉英母子向自家场上走来，一下子回过神来，明白了鸡可能是给胡元虎整死的。现在听韦玉英主动承担责任，他委屈、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他把这时的韦玉英看作是救星，恨不得要向她唱诺磕头。

韦玉英、胡元虎母子俩的举动，使现场一阵骚动。人们小声议论着，静观事态的发展。这时，方建国的老婆陈美芳也如释重负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听韦玉英说鸡是被元虎扔死的，林三妹有些尴尬，知道冤枉了方建国，她的脸微微一红。可她不是一般人物，马上镇定下来，毕竟是她家的鸡给人家弄死了。林三妹回过神来后，立马转移目标，面向韦玉英母子。

“我说方建国这样本分的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呢，原来做了坏事又不敢承认、做缩头乌龟的是你们！”林三妹前半句话算是给方建国赔了礼、道了歉，后半句是她把矛头指向胡家的开始。

胡元虎一听，火就冒了上来。他一跳八丈高，蹿到林三妹面前，指着她的鼻子说：“你说清楚！谁做坏事了？谁是缩头乌龟？”

“说的就是你！难道我说错了？”林三妹火从心头起，一掌打掉胡元虎指向她的手。她没想到胡元虎竟敢对她这样无礼。

“就是说错了！是你家的鸡做了坏事！”胡元虎理直气壮地说。

“我家的鸡做什么坏事了？”林三妹的声音明显小了下来。她知道胡元虎的脾性，也知道自己家鸡的德性。

“你家的鸡经常跑到人家田里吃粮食吃菜，难道不是做坏事了？”胡元虎毫不示弱地说。

“我家的鸡跑到你家田里吃菜了吗？你有证据吗？它怎么会死在方家场上的？还不是你故意把它扔死的？”林三妹一副阴阳怪气的样子，似乎又找到了理由，声音又响了起来。

胡元虎一时语塞，急得面红耳赤。他一个愣头小伙子，吵相骂哪是林三妹的对手。林三妹看他一时找不出理由，更来了劲，一手撑腰，一手指着胡元虎说：“看你年纪轻轻的，竟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来。做了就做了，只要承认了，向我认个错，

也许我就原谅你了。可你却做缩头乌龟，躲在屋里想嫁祸于人，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

胡元虎怒不可遏地说：“承认错的应该不是你！我不跟你说，跟你没法说。你叫褚主任出来，我跟他说理，他不要躲在家里做缩头乌龟。”话刚出口，胡元虎就发觉后半句话说错了。

“什么？你说我家老褚是乌龟？那我是什么了？胡元虎！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把我的野男人给说出来，说不出来我和你没完！”林三妹伸手就去抓胡元虎的脸。胡元虎一闪身想躲开，可晚了半拍，脸上被抓出了几条痕。虽未出血，但清晰可辨。林三妹长得有几分姿色，可不妩媚。人泼辣，嘴唇薄得像刀背，说话刻薄得像刀口。

胡元虎感到脸上一阵火辣。他火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出掌就要去打林三妹的脸。在这冲突就要升级的千钧一发之际，韦玉英一个箭步跨过去，使劲把儿子推开。瞪着眼朝他说：“元虎！你给我住手！没大没小的。”

韦玉英本来想叫儿子少说几句，向人家认个错，赔人家的鸡，事情过去就算了，毕竟是乡里乡亲的，人家又是主任家，就不要去和人家争个理长理短了。可看到林三妹实在不像话，也就没有开口，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见儿子把话说豁了边，知道事情要闹大。说女人、说没讨老婆的男人缩头乌龟无关紧要，怎么好去说有家小的褚主任呢？见两人竟动起了手，知道自己该出场了。

韦玉英把儿子推开后，表面显得平和，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刚强之气。她面带笑容说：“三妹，你消消气，听我说两句。”

胡元虎竟敢还手，林三妹知道打架不是他的对手，正想躲避，韦玉英使她避免了重重的一掌。她就顺梯下坡，瞪着眼，竖着眉，看韦玉英想说什么。

“三妹，至于鸡为什么会被元虎扔死，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不去说了。乡里乡亲的，没必要把事情闹大。鸡死了，我们赔钱。至于孩子刚才说错的话，我，也代表元虎向你认个错。毕竟相骂无好言，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好撑船，就不要跟孩子一般见识了。”

本来就自知理亏的林三妹，听后倒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可气却一时难消，想不能便宜了他们。听韦玉英愿意赔钱，看目的将要达到，便哼了一声，涎着脸说：“韦玉英，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说赔钱，赔多少？”

“赔多少，我也说不准，你说个数。我知道，你们干部家是最讲公道的。”韦玉英嘴上这样说，心里却说，看你这个刁蛮婆怎样开价。

见两家争吵偃旗息鼓，开始谈赔鸡的事，离得较远的乡邻们慢慢聚拢过来，看

这场戏怎样收场。看到人越来越多，林三妹又来了劲，她故作思考一番后装着腔说：“要说赔多少嘛，我也很难说。”

不知人群里谁说了一句：“这还不好说？按市论价，把鸡称一下不就得了。”

林三妹转过头找说话的人。说者怕惹事上身，说过后便向人群后面躲，但还是给林三妹看到了。她指着他说：“小狗子，你躲什么？你小孩子家懂什么？什么叫按市论价？真是乱插嘴！”她朝大家说：“这只鸡是我家最大最好的一只老母鸡，每天下蛋，下的蛋也最大，有时还下双黄蛋。所以，最少也得赔一百元钱。”

“哇。要赔一百元？”

“想不到她家竟养了只这么神的鸡？”

“再神也不要赔这么多吧？”老张头有些气愤地说。

“主任家的鸡就是值钱嘛。”那个穿花格子衣服的年轻妇女讥讽地说。

.....

韦玉英吃了一惊，她知道林三妹会狮子大开口，可没想到她开得这样离弦走板。她正想说话时，胡元虎抢在了她的前面。

“林三妹，你这价开得也太离谱了吧？难道你家的鸡是仙鸡？仙鸡也不要赔这么多钱吧？当着大家的面，你把账算一算，为什么要赔这么多？”论村上的辈分，胡元虎应该叫林三妹“婶”，可他对她却一向不恭，从没叫过她婶，况且刚才被她抓了一下，一巴掌没打着她，余怒还未消呢。

“为什么不要赔这么多？一百元我还是少说的呢。你不是要我算账吗？你给我听好了。我家这只老母鸡生的蛋是专门留着孵小鸡的，一年至少下三百多个蛋，三百多个蛋到了明年就是三百多只鸡。三百多只鸡再下蛋，一年要下多少蛋？值多少钱？胡元虎，这账是不是该这样算？一百元是不是少了？”众乡邻听后哄的一下笑了起来。林三妹自己也差点笑出来。

胡元虎没有笑，他朝林三妹说：“既然你这样算账，那我也给你算笔账。你家的一群鸡吃了我家的几十棵菜，我家的菜是进口的优良品种，是专门用来留种的。几十棵菜今年开花结籽后好收多少粒菜籽？今年的一粒菜籽就是明年的一棵菜，你说明年好收多少棵菜，值多少钱？这样算来，你还得赔我家的钱呢。”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林三妹横着眉说：“你无理取闹！”

胡元虎瞪着眼说：“你才无理取闹！”

“你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

.....

两人骂得不可开交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长得人高马大，相貌堂堂，身上也穿得齐整，完全不是山里人的打扮。刚才在人群中，虽然鹤立鸡群一般，但他一直没有开口，所以没人注意他。他一开始看到林三妹无理取闹，还想讹人，想抢白她几句，但想到她是褚副主任的老婆，他儿子褚仕伟还是自己的初中同学，所以不想得罪她。现在看她耍起了无赖，就熬不住想说几句。他走上前，弯腰看了一下那只死鸡，清了清嗓子说：“三妹婶，元虎，我看你们这样争下去也不是个事。事情的原由我听出来了，我说两句，你们认为我说得对，就听我的，说得不对，算我白说。”

大家见牛雨顺出来说话，一下子静了下来。林三妹看到是他，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不知道他说话会帮自己还是向着别人。

“雨顺你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一定说得在理，我们听你的。”韦玉英见是牛雨顺出来说话，心里踏实了许多。

“玉英婶，你先别抬举我，我只是说说我的看法。”牛雨顺先朝韦玉英说，然后面向大家说：“我已经听出了事情的原由，今天事情的起因是褚家的鸡到胡家的田里糟蹋了菜，是元虎用什么击中了褚家的鸡，鸡群在逃回去的时候，被击中的那只鸡死在了方家场上。我想，元虎的出发点只是想吓跑褚家的鸡，哪知事情这么巧，竟击中了那只鸡的头，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我认为，元虎的行为是属于一种过失，但即使是过失，毕竟是扔死了褚家的鸡，所以也得进行适当的赔偿。但褚家也有责任，而且责任在先。我在背后听别人议论，褚家的鸡经常出来糟蹋别人家的庄稼和蔬菜，而且可能还是故意为之，人家平时敢怒而不敢言。今天元虎扔死了褚家的鸡，可能有些人还在心里笑呢。所以，我看三妹婶你开价要赔一百元，这就是狮子大开口了。你说的什么鸡生蛋，蛋再孵鸡的算账法，更是滑稽可笑。我看这样，按市面价，这只鸡最多值十元钱，可能这只鸡确实在下蛋，就再加一点，赔十五元钱。大家看看是不是差不多？”牛雨顺说得有理有节，众人听了无不点头称是。

“差不多了。”

“足够了。”

“雨顺毕竟见过世面，说事像断案，有理有节。”老张头点着头说。

.....

“我同意雨顺的意见。”韦玉英见牛雨顺说得在理，首先表了态。

林三妹明知牛雨顺说得不错，可她卸不下面子，不肯在大家面前就范。强词夺理地说：“不行，是他家的菜值钱，还是我家的鸡值钱？怎么也得赔五十元。”

“是你家的鸡先跑到我家的田里吃菜，刚才雨顺已经说了，是你家错在前。就赔十五块！”元虎的火爆性子又上来了。

“元虎，你给我闭嘴！”韦玉英对儿子吼了一声，转身对林三妹说：“三妹，我看这样，也不依雨顺说的，依你说的呢又过了头，就再加上些，赔二十元钱。”韦玉英想赶快息事宁人。

大家又是一阵议论，都说差不多了，已经过头了。林三妹看已经达到目的，心里窃喜，可嘴上却说：“这就太便宜你们了。”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那只被扔死的老母鸡可能是因为太胖了跑得慢才被胡元虎击中的。而太胖的老母鸡肚子里油多，恰恰是最不能下蛋的，林三妹今天是拣了便宜又卖乖。

韦玉英回家拿了二十块钱来给林三妹，林三妹仿佛抢似的一把拿过钱，然后抓起地上的死鸡回家去了。按理，胡家赔了钱，鸡应该给胡家。这下，林三妹又捡了个大便宜。乡邻们看着林三妹的举动，有的摇头，有的无奈地笑笑，然后各自散去。韦玉英走到牛雨顺身旁，感激地说：“雨顺，今天这事多亏了你，谢谢了。”

牛雨顺笑笑说：“这种人跟她没说头。”说完也回去了。

扔死褚家的鸡赔了钱的事，胡福林是回家吃中饭的时候才知道的。村子散落在山坡和山脚下相对平坦的地方，田也东一块西一块散布在山坡和山坳里相对平坦的地方。胡福林上午去一块较远的田里干活，所以，上午为鸡发生争执的事他根本不知道，现在听妻子说起这事，他的牛脾气就上来了。他朝在一旁虎着脸一声不响的儿子吼道：“在家里吃食不干活！还要闯祸赔钱！你看人家雨顺，比你大不了几岁，人家多明事理，回来多风光？这么大的人，让你学了门手艺，却整天待在家里吃闲饭。”

“你吼什么？是她家的鸡不好。是我叫他去赶鸡的，要怪你怪我！你平时不是也用砖块瓦片赶她家的鸡的嘛。”

“还帮他说话，都是你惯出来的！”胡福林见妻子帮儿子说话，更来了火。

韦玉英心里本来也不好受，见丈夫向她发火，便说：“跟你一个脾气，还怪别人，真是的。”

“下次她家的鸡来了我还扔！”胡元虎直着脖子说。

“还嘴硬。给我滚！”胡福林手指着儿子吼。

“滚就滚！”胡元虎虎着脸，出门去了。

“你看，你看，两个人碰在一起就吵。哪像父子？”韦玉英追了出去。儿子还没有吃饭，可哪里还有他的影子。

胡福林倒不是为扔死了褚家的鸡怪儿子，他一是心疼那二十块钱，二是看儿子这几天待在家里不出去找活干心烦。儿子被他骂得出了门，他就坐在门槛上吸烟生闷气。

其实，胡元虎也不是个懒得想干活和不明道理的人。他的师父是方圆十几里小有名气的瓦匠，师父不但教徒弟手艺，还教徒弟怎样做人。胡元虎这几天找不到活待在家里，正烦恼着。刚才听父亲提到牛雨顺，他心里突然就有了打算。

牛雨顺在外面打工有好几年了，在乡亲们眼里，他已经是个老板，是个有钱人了。他这次回来，一是回家看望哥哥嫂嫂，二是手里缺工人，回来看看能否带几个人出去。所以，胡元虎上门去找他时，一说就成。

“元虎，我们有言在先，在外面打工可不比家里，有你想象不到的困难，你要做好吃苦甚至受委屈的准备。”牛雨顺话里有话，他知道胡元虎脾气倔，提醒他在外面不能一不顺心就犯犟。但他也知道，犟牛好生活，这样的人只要用得好，将是一个好帮手。

“雨顺，这个你放心。”胡元虎见牛雨顺愿收他，心里高兴，什么要求都答应。

“这就好。你还没吃饭吧？别走了，在我家吃。饭后你回去准备准备，我们后天就出门。这次我回来连你在内一共带三个人，另外还有邻村的两个女孩，也想跟出去找活干，后天我们六个人一起出发。六个人上路，六六大顺，是个好兆头。”

“这太好了。雨顺，谢谢你了。”胡元虎高兴得早已忘记了出门时的气恼。

“谢什么，你是跟我出去干活的，又不是去享福。来，我们吃饭。”

牛雨顺的嫂子又去加了一副碗筷。

胡元虎正想着的时候，外出的人陆续回来了。他们进宿舍后，有的谈论街上看到的新鲜事，说着商场里哪一个营业员长得漂亮；有的还在争论刚才打牌谁赢得多，谁输得少。上床后不一会儿，便响起了一片鼾声。

第二章

牛雨顺的宿舍在集体宿舍的最东面，他一个人占一间屋。他的宿舍外面看上去和工人們的宿舍没什么两样，可里面却别有洞天。地上抹着水泥，顶棚用刷着白涂料的胶合三夹板吊顶，并装有吊扇和日光灯，四面墙上石灰抹面，两旁的墙上分别贴着一张“业精于勤”的条幅和一幅中国地图。这是他从走街串巷卖字画的人手上买来的。室内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个箱子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几张小方凳。桌上有一个造型简单的台灯和一些纸张、书籍。这便是牛雨顺的宿舍兼办公室及会客室。妻子冯玉珍也住在这里，平时照顾牛雨顺的日常生活，没事的时候就去厨房帮忙，工地上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也去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冯玉珍和几个工人一起逛街去了。牛雨顺回宿舍后灯也不开，直接躺在床上，鞋也没脱，两只脚搁在床沿外面，手臂放在枕头上，头枕在手掌里想心事。

褚仕伟来了和胡元虎能搞好关系吗？两人的关系如果搞不好，将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说实话，胡元虎脾气是犟了点，可毛揉顺了，干活却是一把好手。至于褚仕伟，自己的初中同学，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褚仕伟生性本分，为人诚实，脾气像他爸，不像他妈刁蛮霸道。由此看来，他来了后，只要对他们把握得好，工作安排得当，应该不会有问题。牛雨顺想到这里，轻轻嘘了口气。

牛雨顺把上述问题抛却后，趁老婆不在身边，想闭目养神一会儿。可刚一闭上眼睛，乱七八糟的事就来到了他的脑海里。从褚仕伟来后能吃得来苦吗想起，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和出来闯荡世界的艰辛历程。

牛雨顺出生在贵州的一个穷山村里。他出生时哭声特别洪亮，娘想这孩子哭声这么大，将来要么大富大贵，要么受苦受难。娘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表情木然，没说什么。百日后，娘去了趟外村的小瞎子那里给他排了个八字。小瞎子说，这孩子命里苦着呢。还说他命里缺水，如果他名字里带了水，也许长大成人后生活会风调雨顺。为了让孩子成长时能风调雨顺，当时娘就决定他的名字就叫雨顺。牛雨顺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小学毕业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使得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境雪上加霜，姐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因为牛雨顺从小天资聪颖，父亲咽气的时候叮嘱母亲，一定要想方设法让老三把书读下去。可当牛雨顺刚上初中的时候，母亲也被一场重病带走了。娘死的时候瞪着眼睛看看老大，再看看老三，也想说让老三把书读下去，可家境让她说不出口，很不情愿地咽了气。老大读懂了娘的眼神，可他没敢表态，因为他没有能力表这个态。娘死后，兄弟姐妹三人相依为命，过着苦难的日子。牛雨顺好不容易把初中读完后，再也没法把书读下去了。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牛雨顺主动放弃学业背着竹篓上山割草去了。牛雨顺喜欢读书，干活的空余，他就捧着借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看。哥哥含着泪朝他说：“老三啊，我们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死去的爹和娘，没有让你把书念下去。”

“哥，你别说了，我本来就不想读书。再说，书读多了也没用。我看那些书是闲着没事的时候好玩。”可说过转身后，他就抹起了眼睛。

长兄为父，长嫂如母。哥哥嫂嫂待牛雨顺不错，可牛雨顺知道不能老是在家依靠哥哥嫂嫂，他看到有好多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便动起了念头。就在姐姐草草出嫁的第二年，在清明节去父母的坟上磕过头烧过香化过纸后，他就告别哥哥、嫂嫂、小侄儿和姐姐、姐夫，背着简单的行囊，独自外出闯荡世界去了。这一年，是公元一九八七年，他刚满十九岁，却已经出落成一个高高朗朗的大小伙子了。

牛雨顺出门的第一站来到省城贵阳。看到贵阳城这么大，他便认为除了北京，贵阳可能就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宽阔的街道，如织的人流，看得他眼花缭乱，认为来到了人间仙境。他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什么都感到新奇。面对繁华、喧嚣的城市，他激动不已，为此，他对灿烂的青春梦想充满了希望。认为没有白来到这个世上，更没有白来贵阳。可到贵阳的第三天，他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就急得心里发慌了。他到处打听，到处寻找。找不到工作，就没有生活来源，他怎能不急？俗话说，急病乱投医。一天，他来到一家大饼店，为了不开钝口，不招人白眼，他先买了两只大饼，然后，心怀忐忑地朝一个正在忙碌的中年人说：“请